

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卷十 冤犯 附疑犯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訂

一件辯冤事

審得陸三五者餘姚縣民也先因旱魃爲災與趙
元互爭水利而傅翼之陸成龍等咸操戈互競乃
禾之死水救之人之歟誰救哉則元家孫五余六
已斃兇鋒矣夫成龍亦當時捉刀人也余六夜月
之啼其瞑目于成龍一歟乎獨孫五一命坐之當
場被執之陸三五云鎗自手執又云當官自認耳

然細參當日掘阻情景。則黨與之團擊成城。而器械之攢聚若林。斯時也。兩家互相紛拏。安知鹿死誰手。而謂孫五之歿。乃歿于三五鎗下乎。將謂執鎗在手。是情不畏法者耶。刺刃旣爲厲爪之豺。而驚弓故作倦飛之禽。三五卽愚恐不愚于此。將謂執鎗在手。是甘歿如飴者耶。殺人將作待烹之鳥。而投身先蹈赴火之蛾。三五卽豪恐不豪于此。改擬城旦。夫亦罪疑惟輕之說乎。故敢附慈谿六疑之後。而以開籠爲三五請。

又審得陸三五一案。真則置之縲頸而非枉。疑則予之閒籠而非縱。兩言決耳。今召趙元細詰。謂三五之歿。孫五果鑿鑿有據乎。則被獲有之下手。未見恐終是移的就箭之過也。遐想當日爭鬪情景。此列勸勢雄。彼怒鼃氣奮。叢毆亂擊之下。何遽歸罪三五。乃當日孫五之歿。有兩恨焉。故斬之甘霖。若胎之禍。無情之利器。實加之殃。想歿者有知。亦不向三五作人立狀。而況有成龍一命爲抵乎。寬其九歿之誅。總爲三五祈雪覆盆耳。而非謂投湯。

者之始與滅火也。

一件緝拏事

審得臧用朝等一案。業經府廳辯質矣。今逐款駁查。非以圖圖爲福堂。而欲舉此十一人者。相率錮之。行穴也。蓋因鯨鯢肆毒。皆緣接濟奸民。勾入內地。若不直窮到底。恐有效尤起者。且何以使纍纍多人。頓洗沉寃于黑海。而解網者。乃豁然在燃犀下也。職初閱此案。深爲髮指。謂當海氛孔熾時。彼用朝等十一人。何敢與劉繼輩。飄飄蛟川。販養借。

名耳。不問而知爲諸賊連雞矣。適查盤台州。從便道往健跳所。因備詢諸人糊口何業。寄跡何地。則與府廳兩招。若合符節。而賒鰲繼宗者。實未出門庭一步也。及提用朝等與孫十一等。隔別研審。則以諸人之面目。與諸人之行踪。一一物色。多有不能置喙者矣。且十一涕泣陳訴。謂此十一人者。實係游坤陽所供。其析楊之求。必得與。其睚眦之怨。必報與。俱不得而知也。但於已店中。實未覩此十一人耳。况邇者道經健跳時。諸人皆伏地鳴鳴。一

若入笊之豚。牽鼻之牛。而生殺惟命。若與繼宗等有陰謀。則情慙膽悸。已捷足奔矣。劉繼宗游坤陽。已正刑章。無容置喙。若臧用朝。臧端。翁文玉。陳思山。蔡存赤。侯丹陽。王慶雲。陳良品。陳良言。金雲鹿。十人實無辜也。然以繼宗輩之如鬼如蜮。而朦朧寄鰲可乎。應炤原擬杖治。以爲知人不明之戒。一件查獲事。

審得孫十一者。乃台之松門衛丁。而居寧開飯店者也。夫借店糊口者。每逢客過。則質囊羣招。其舉。

動猶倚門妓耳。獨當海警戒嚴而賓至必擇暫作
迎門之吠犬。此亦十一所宜爲意外之防也。奈何
以通逆之游坤陽輩而亦主于其家。以此累及十
一。非曰林魚之殃也。但閱鄞縣招詞云。樓中了無
長物。惟數客徘徊樓畔。今召十一面詰與縣審略
同。夫十一隨父寄寧。已廿五載。想首丘之歸。當指
寧。不指台。何樂乎勾引外賊。以殘墳墓而毀廬井
也。若云來歷不詢。謬主匪人。則以一載囹圄之苦
償一日居停之誤。十一之罪止此矣。今無依鄞縣

所○擬○從○輕○改○杖○今○而○後○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十○一○
無○憾○焉○且○標○而○出○諸○大○門○外○矣○

一件捉獲事

審得陳可權袁大秀俱鄞民也今讀張知府審詞
業被擄有日報擄有人矣至擄而逃逃而獲令巡
司熟于計當慨然解籠耳然外寇之洶洶方熾則
虱員所萬不敢出也茲提可權等對質謂囚首賊
中者幾及一月適于七月廿三暴雨淋漓咫尺胸
臆于是大秀以一鼓先登可權以二鼓繼之蓋掩

惟恐出聲而舉足猶防露影戰戰兢兢之狀兩
人描摹如畫然未敢遽爾狂奔也迨天色微曙携
手移步方歡然有更生之慶不意又爲鄉兵胡和
尚獲也今召胡和尚詰之云手無寸刃止徒步耳
夫殺人以挺與刃今并挺而無何言刃也且自張
知府審質時兩人以赴公庭嗚嗚泣訴若中情怯
乎已捷足先奔矣陳可權袁大秀之擬杖非曰兩
人有罪焉亦以當行道而壓者之一厄可也

覆審得陳可權等一案業經再駁矣今提胡和尚

等再質止云手無寸刃耳。夫鷹之搏物也以爪。虎之噬人也以牙。若爪牙咸去。一雀鷄因之一獬狗制之耳。夫器械則兩人牙爪也。赤手而行。意欲何爲。蓋同黨則入舟。惟恐不深而異已。則上岸。惟恐不迅。兩人情事止此矣。至兩人上岸。原無成約。乘便而奔者。乃不期而會耳。然無翼而飛。兩人既所不能。而我能奔。彼亦能追。當日潛踪僻所。是亦貓鼠避之說也。若和尚等手擒二犯。非以授匿得談笑拱揖之下。如客行者。子東我西。適相湊于中。

途耳去賊已遠固無就縛求救事而若云格闘則存空拳若云鼠伏則已縱步此兩人與胡和尚供吐若合符券而所當解網者也

一件拏獲事

審得樂清縣人蔡國京乃遇害蔡來源子也先因來源捕魚爲生往來溫寧間而寧人許綠野其牙行也當國京垂髫時曾携至綠野家且握其髮而撫之曰數年後其代我貿易于此未幾隨來源偕歸而于崇禎六年後携國京并同伴九人捕魚海

中不知賊舟潛泊韭山者。且視若輩爲魚而懸網待也。時來源等乘風破浪。方擊楫興歌。而忽見張弓叩刃。呼風尾後者。則韭山之賊至矣。于是九人并來源皆垂首就戮。獨釋國京不殺。蓋貪其壯而奴隸之也。適諸賊入犯。逼國京汲水。遂棄桶溪邊。狂奔大嶺山而已。爲我兵林永茂等所縛矣。茲閱叅府解批。與前道臺審語。若令符節而顧以覓巢之舊燕。久作繫籠之用。鳥嗟乎冤哉。今召綠野詰之。則云來源故人也。未幾見兮。突而弁兮。雖國京

稚齒已壯而追談往事有同列眉且國京扑啞後
生耳每一啓口則雙淚垂頰蓋痛伊父之慘死傷
我生之不振也吾不忍其殷鯀若無罪而就死地
職曰舍之憲臺亦必曰舍之矣况幽囚一載形銷
骨立夜臺滋味諒不殊斯所當亟爲開籠而無使
哀哀年少行就塵土也

一件泣救事

審得奉化人袁可功真善識酒中趣者也夫可功
之家徒四壁立耳奈何以周京酒肆爲家釀而不

醉無歸。彼京之戀戀。蠅頭者。肯爲武媼折券乎。此所以索逋不獲。而稟捕差拘也。時可功心念甲首任天爵。曾欠糧銀三錢。可償酒逋。而於初九離奉化。於十二抵舟山。乃道經酒肆。而熱涎垂地者。又不覺爲猩猩之戀矣。此踉蹌入城。有以來旁觀之疑揣也。適寇警方殷。正在盤詰。于是不以市中之醉人爲端。而以城中之醉人爲妖。無怪其疑而執。執而拷。而何可功滿口招承。幾爲醉夢中鑿語乎。今召周京董禮細詰。則若呈官。若差拘。俱鑿鑿可

據、且讀叅府原招、謂可功入黨、實于崇禎四年、而
京、則謂數年間、正其舉觴伊店、苦于驅蠅之、不夫
者、也、則可活此酒徒矣、今而後、若再爲一卮之耽
乎、則請以今日之事、當一酒箴、而有、不捐觴毀甕
恨、儀狄之殺人、怨杜康之害我者、非夫也、袁可功
應杖治之、以戒酒過、

件哨獲事

審得松江華亭縣民梁二、乃水手也、先因定海人
嚴瑞峰、寓居舟山、以貿柴爲業、而實指松江爲利

穴夫松江去舟山不甚遼遠乎蓋大海雖廣一葦可航每順風揚帆則使船如使馬而不一晝夜已達松江矣時梁二以販柴一事爲奇貨可居而往來甚數其東道主人則瑞峰也忽于崇禎元年十月間與瑞峰同行至松江埠頭聞三江店內鈎取薪于彼地而賣柴于此方乃瑞峰已駕舟先行矣夫其不與二等偕行者何也蓋緣航海之筏僅能至水口而欲運舟山之柴于水口則陸行以十五里水行以五十里非瞬息可達此瑞峰所以芒屨

然歸耳。及二等行至中途。則地名霍山。去水口數
十里。忽東北風暴起。漂至後海塘地方。此非廿五
口事乎。時風逆舟。礙艤後。以待者數日。而已擒于
次月初四矣。今取前招細閱。則行劫有地。分贓有
數。案已如山。雖讀至黃推官一招。始拍案起。呼曰
此殆予二以生機之一綫。而欲起魚鳥于湯。澆火
樹中者也。既云獲船之際。止有五人。則所云十數
人飛水者。無乃畫蛇添足乎。既云舟中所獲。並無
銀米。鮓魚。則所云兵器數件者。遂謂有具。必欲行

釀而投之虎穴乎。想當日識者雖多，特以地遙風馬未質，詣三江之口，而以莫須有爲罪案耳。合改杖治。

一件出巡事

審得方三秀一案，原以一黨兩窩疑耳。夫有沈敏山明供之陳思堂在，而三秀已爲狗尾之續矣。始日方店官，既日方三秀，則安有北翼之連雞而惘惘不識義類夢眼之模糊也。其可疑一也。始日得銀錢銀五兩，既日分贓銀五十兩，則安有羣割之

蜂房而多多益善。獨作一罟之全吞也。其可疑一也。始云楊濟菴帶人持梯。旣云三秀用繩縛梯。則安有以自作之鼠技而轉轉生枝。幾爲偏其反而之舌鋒也。其可疑一也。嗟乎一窩主耳。有思堂又有三秀。始兩雄並棲。繼兩虎共攫。則三秀以五十兩思堂亦將以五十兩乎。彼諸盜者何羣爲取果之讓而不爲分肉之均也。尤可異者。以牛馬風逆之三益。不過欲爲三秀雪冤耳。乃捏叛一詞內。甫侵及虎捕戴望等。而沿途饋食之誣。且一箭射雙。

鵬矣。可饋食。亦可分銀。亦可分銀。亦可布梯。彼向所
云。方店官。何不三益。而三秀耶。今召散山對質。已
明。供咬使有人。而問以望等諸人安在。半赴夜臺。
欠人殺鬼殺。亦復何殊。想若輩之永墮地獄。反不
若三秀等之暫羈人獄。而猶藉憲臺之觀火以解
網也。若敬山五錢之債。則三秀自貽口實耳。奇計
七出。此不載焉。僅可曰當局者迷。誤出下策已矣。
方三秀應從輕改杖。以爲居停不慎之戒。

一作殺命事

審得洪五王朱圓等其經職前審已無遁情矣。惟朱敬洲子朱郎則燒火非執械也。夫凶豺噬人必分其乳子一杯羹原招所擬或亦養虎遺患之慮乎。然犂牛之子辟且角猶郎之羽翼未成而可戢其爪牙以蓋前愆者也。今提五等三人面質云燒火是實無執械事姑改杖以儆郎無曰父作之子述之而復爲脫押之效尤也。

一件擒獲事

審得黃俊經一案乃一人一事而可存疑獄不可

作鐵案者也。夫俊經被獲，實捕盜朱明與蔣瑞龍、程世臣三人耳。往者汛守未撤，故拘質者三人。僅朱明一人到，然終以不及備質爲歉。今再奉憲批，始提瑞龍、世臣兩人到，則何與明之口供判若秦越而幾疑爲又一人另一事也。明之言曰扣舷而呼者，俊經乘舟而作打票也。瑞龍等之言曰延頸而盼者，俊經履筏而作哨望也。明之言曰林一老大船在大洋，俊經等小槓船在近流，而相去有五里之遙也。瑞龍等之言曰林一老大船在大水

地方與耿國昌鳥船對敵。俊經等泊山岳間。與唬船朱明等對敵。而相去有一山之障也。明之言曰。俊經乘風破浪。徑赴大船。止因一老等望塵先遁。故心膽俱喪。而若等始爲束手之擒也。瑞龍等之言曰。俊經風逆舟碍。暫泊山岳。止因明等揚帆突至。故手足無措。而若等始爲斂翼之擒也。明之言曰。諸賊等自知勢窮。故劉獅游愛游利等先溺。俊經與已故游永位繼之。而鈎之水上者也。瑞龍等之言曰。一哨官倡言可拿。故瑞龍先登。各船陳應。

奇王國用等繼之。而繫之舟中者也。至問舟中之繫其器械火藥安在。云急而投之矣。然據瑞龍等初供。則謂山岳一泊。原不見我兵之來。而相去數百步。方驚呼耳。何以頃刻間。且操戈。且放銃。且擲械。且捐火藥。而數人皆若有十手十目之多。多也。然則倭經果可生乎。曰。艤船山岳者是實。而助虐不赴賊船。避害不趨我舟。意欲何爲。則瑞龍等所云。哨望船者。近是。而牌一面。鎗一柄。鉛子數粒。何護身之智。偏短也。無乃與劉獅輩同爲人械之一。

擬乎。當今海氛未息。好生大德。失出亦大害。仍照
原擬。以聽憲裁。而所云打票之呼。大船之赴。則瑞
龍等。皆惘惘不知所答者也。仍列矜疑可矣。

覆審得黃俊經一案。已逐款剖駁矣。憲臺慎重其
事。猶待覆鞫。蓋恐三面之網。一開九頭之暴。轉肆
耳。今提三人對質。問情詞何參錯如是。則皆無以
置喙噫。幸明與世臣瑞龍等。不同質公庭耳。若此
弄簧。彼逐吠。恐俊經之天日。永無見時矣。其前後
分到而炤管不暇。破綻微露。未必非神鬼故示其

巧而假此以洗沉寃于黑海也。然則俊經之行踪。果可定乎。蓋當日風逆舟碍。泊船山岳者是實。欲赴寇船。固不敢爲人火之取焦。欲趨我舟。又不能爲隔水之飛渡。進退維谷。明等見而心疑焉。其指漁爲寇。而幽囚數載。幾以囹圄爲首丘者。則皆風伯之胎禍也。水落石出。可開其生路矣。應改杖治。以爲避害不明之戒。

一件劫殺事

審得吳小僧之與兄吳大僧同罪也。昔山已故朱

拾口供耳。當職初審時，卽失主之葛瑞與同夥之吳貴，皆爲稱冤，謂開酒肆于甬東隅，而身著犢鼻褌，滌器市中者小僧也。非着赤幘而上劫場者也。今瑞與貴相繼物故，則重泉之業，銳可炤而公廷之燃犀空懸。惟召兩捕盜質之，方知大僧小僧之擒，皆緣朱捨以吳僧供耳。故縣捕陸諸，旣擒大僧于白沙地方，而府捕虞志亦擒小僧于原開酒店。夫織大小于一僧，而始合名混供，旣分身各繫，安知非兄跖而弟夷，則未可擬鴈行于連雞，而以一

字爲兩阱之魚殃也。今伊母李氏目鳴鳴公庭而
現存韓捨亦云同舟中止大僧在耳並不識小僧
面目想李氏之繼生小僧者或已在純灰洗腸後
而非與韓捨爲沾泥之絮者也。况逃白沙者兄已
驚弓而居酒店者弟猶高枕。豈真錯認湯池爲冰
泉而恬然待烹也。亦兄弟異心之一徵矣。吳小僧
合以矜疑改杖韓捨同劫有據自認復確合依律
斬決。

一件單冤事

審得傅金郎之擬辟。當取股國助私書一封。其付夏有信以轉付金郎者。爲有據耳。旣云有信之獲。與物件私書之并獲也。俱解送孫備倭貯之舟中矣。且次日内。卽付狂賊烈炬矣。胡孫備倭轉解王叅將止。以人往。而不言書信之已燼也。又胡王叅將轉解蕭海憲。亦止以人行。而不言書信之安在也。又胡夏同知之一審。與本府之一審再審。亦止以罪擬。而竟不弔書信一驗。反視爲可水可火。泛泛不急之物也。皆不可解也。迨大獄已定。始移文

昌國備倭。取驗書信等物。晚矣。况一紙已化。一炬
乎。恐終是燭影斧聲之依稀也。若夫贖人一事。則
海上時有之。夫倭之導虎食人也。實爲罪魁。有虎
而翼者焉。或覓羊豕以果其口腹。而出人虎口。猶
曰幸甚。金郎所爲。其猶非導虎之倂而多覓羊豕
以飽虎而救人者哉。今炤前招三犯例。改擬遣戍。
一件出巡事。

審得姚大姐。雌雞也。饒有凶豺之威。旣借簪不還。
又毒拳迭加。而包氏之墮胎殞身。大姐實胎之禍。

矣。初抵大姐弟姚壽，繼并大姐壽而俱寬之止。因
叢毆時，不辨下手耳。然憲批森嚴，死者安抵噫婦。
如鳴鶴遇其鳴，則噪。況詈而毆，且毆以三次乎。
方苞、豆蔻、寧禁風雨之速，催包氏之身與胎俱殞。
有以也。若不坐大姐以抵恐亡雌，哀殤有繞園屏
而鳴鳴者矣。允宜一紋以謝幽魂。若夫第三次之
毆大姐弟姚壽，實助虐，將無誼闕姊弟而手足情
深者。遂不難加手足于伊姊之仇乎。夫包氏何仇
于大姐也。借簪之不還，其曲有歸。毒拳之兩加，其

念可洩藉令此日者大姐奮袂往壽曳裾諫彼包氏者猶食息世間耳且安知腹中呱呱今不已倚床而齊戶也與言及此傷心慘目免抵已幸矣合昭同謀共毆因而致死者律擬徒示懲

覆審得羅五妻包氏之死于非命也止因姚大姐借簪于先又與弟姚壽等揮拳于後于是胎墮身殞令羅五與嗟于簪合之無緣傷哉氏也始以壽抵旣又出壽而以大如抵然叢毆時不辨下手此語終未可盡抹也階前冤婦被髮漚血手抱一殤

者○誰○乎○想○同○歐○之○姚○小○姐○已○亡○當○與○包○氏○夜○臺○先○
質○耳○此○鳴○鳴○索○命○者○或○亦○不○向○大○姐○爲○人○立○之○啼○
則○如○當○日○初○議○俾○大○姐○捐○銀○十○兩○仍○付○羅○五○續○絃○
而○出○此○婦○于○犴○穴○可○也○夫○故○婦○之○丹○血○未○燥○而○新○
妻○之○紅○絲○又○牽○則○此○十○兩○者○乃○孽○于○故○而○媒○于○新○
者○也○想○羅○五○入○掌○時○寧○不○慘○然○于○故○劍○遺○簪○之○痛○
然○大○姐○旣○保○其○頭○顱○五○亦○宜○爾○室○家○則○以○此○銀○解○
人○間○之○大○冤○結○可○也○姚○大○姐○合○改○贖○杖○以○爲○雌○鳴○
不○祥○之○戒○

一件出巡事

審得沈惠同盜一案。蓋莫須有也。若以少年初犯。遽與解網。則文豹食牛。駃騠超母。惡正難量。惟經汪知縣兩審而剖。畫瞭然始駸駸乎開籠矣。今讀憲臺嚴批。不過以同往看船爲疑。欲速與勘詳耳。若云同往。則以沈姓自造之庵。而誤認空山爲寶山者。豈愛載月明歸。况諸僧誰無耳。何熟習已久。而此日之鵲音不聞也。則以爲同往者非也。若云看船。則以嚴四六同寓之舟。而獨以潛身爲脫。

身○者○豈○能○作○不○經○走○况○捕○盜○俱○有○目○何○搜○覓○已○遍○
而○此○際○之○鼠○踪○偏○沓○也○則○以○爲○看○船○者○非○也○無○械○
無○贓○果○諸○盜○怯○而○惠○勇○將○以○空○拳○搏○乎○且○有○贓○不○
分○豈○旣○行○而○悔○又○心○鄙○盜○泉○之○穢○而○不○飲○自○誓○也○
不○匿○不○逃○果○諸○盜○智○而○惠○愚○將○爲○火○樹○棲○乎○且○挺○
身○自○投○豈○視○死○如○歸○雖○目○擊○明○鑑○之○懸○而○妖○形○不○
畏○也○種○種○裝○點○俱○屬○疑○端○然○則○姜○六○等○之○攀○豈○無○
因○與○則○王○元○自○供○所○云○與○沈○姓○有○仇○者○或○卽○惠○啓○
釁○睚○眦○而○以○彼○之○舌○鼓○于○簧○者○爲○此○之○情○覆○于○盆○

也。翩翩年少行見憔悴之餘。鬢有絲矣。從輕改杖。無云老而不死是爲賊。

一件劫殺事

審得鄭也兔者乃已故孫慶所繫也。今奉憲駁後。竊謂里鄰保結俱未可信。蓋恐狡兔有心。或結羣犬以爲開籠之捷徑。而此呼彼應者。且以是啓也。兔之兔脫耳。至現逃錢文瑞妻謝氏。固雌雞也。雞鳴不傍狗吠。若稍一指實。恐鵲擊而豺搏者也。兔終難兔脫矣。茲再四嚴詰。則謂面口不識。姓名未

請。直。以。打。穴。爲。籠。而。錮。也。兔。于。其。中。可。乎。有。兔。爰。雉。離。于。羅。若。爰。爰。之。文。瑞。是。真。兔。也。哀。哉。也。兔。幾。居。兔。名。而。得。雉。禍。矣。至。船。戶。湯。見。則。云。失。于。防。閑。而。聽。慶。等。撐。駕。耳。夫。以。慶。之。恣。行。劫。殺。也。登。陸。爲。虎。入。水。則。蛟。若。濟。之。以。舟。是。虎。兼。蛟。毒。也。可。曰。坐。聽。撐。駕。者。獨。無。罪。乎。但。野。渡。無。人。舟。自。橫。則。慶。等。之。攘。舟。往。猶。非。招。招。舟。子。比。而。未。可。與。已。故。孫。慶。等。同。爲。投。河。之。濁。流。也。其。與。鄭。也。兔。兩。人。分。別。杖。罰。亦。足。當。辜。矣。若。史。宗。倫。之。保。嫡。弟。史。宗。第。而。

忽爲鼠竄也。非慶等同類。何心胆墮地。以他鄉作
通逃藪。是又與文瑞同爲爰爰之兔。而難容狡遁
者。合將史宗倫先行杖治。仍押去嚴緝。錢文昌炤
提

一件魑蟻事

審得胡文彬薛鳳王應鳳等十二名。皆以援兵嬰
逃兵之名。而究擬追糧者也。今恥始末聞之。惟周
才拖頭鼠竄。無以自解耳。其他或扶襯回籍矣。或
差逐新官矣。又或患疾告退矣。如盡指爲逃。彼執

炤批文、瞭然可據者，豈盡從空飛墜乎？除胡文彬、薛鳳王、應鳳三人各完罪銀一兩外，餘則逃者逃，而繫者繫矣。甚有妻易新粧，猶作抱頭之哭；子辭舊廬，殊深腸斷之悲。而賣妻鬻兒者，猶囚首而嘆，點金無術也。嗟乎！誰實造此口孽，而令無罪無辜者，有此傷心慘目之狀耶？宜文彬等以甦蟻控也。夫是投充兵卒者，皆家無立錫，借升合之糧以糊口耳。今兵已革，糧已除，而必欲奪其口中之食，嘔而出之，忍心於捶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于

折骸剝肉之慘而責其逆。恐憲案終無結局也。况妻孥瓜蔓。保戶魚殃。其弊有不忍言者耶。至逃兵章榮等。或糊口四方。或赴召鬼門。而猶欲索之無何有之鄉。恐有羅者視乎藪澤之謂也。令將糧餉罪贖。槩從豁免。仍註銷以結憲案。

一件強劫事

審得金道元胡捨。則盜之嚮導。而王五王六范福王八與已故施祥。未獲范壽皆盜之羽翼也。先因郵縣人張科。住居樸木廟間壁。而捨以本廟道人。

輒噉其百五十金之藏而熱涎汨汨于是同寓本
廟之道元遂謀結雞連矣且有王五王六范福范
壽施祥等翕然嚮應而非携斷乳方新之王八廁
足其內時惟六以足疾不行捨則托言守廟耳豈
發縱指示功人固不親功狗之勞乎此科家百五
十金與衣服器物等項俱席卷去也今據諸人口
供則道元當先五等居中而王八執燈以隨其後
乃問分贓何地則王六宅內而胡捨之贓誰爲轉
致則道元手携而面授者也初閱府招猶疑所分

一百八兩。似與所供百五十兩不合。及再四嚴質。而道元等始俯首承認曰。此百五十金有之。蓋功分首從。故銀有多寡。其道元與王五。則各分廿五兩。以其爲前導也。故視六等而倍之。其胡捨則分銀十四兩五錢。以其爲首謀也。故視六等而差之。其王六王八范福范壽施祥等。則各分銀十二兩五錢。以其爲後勁也。故視道元與捨等而減之。然千百五十金。猶未符也。蓋未入掌。先啓囊。而諸盜之目。熒五色者。輒不禁手足技痒。則道元范福范

壽施祥王五王六王八各以一小錠懷而或四兩或二三兩一時偶失記憶者是百五十金之數固彷彿相符矣道元等之駢斬何說之辭而所難解者則王八也夫八既同行既得財然所得僅十二兩五錢耳而六以權貸爲名則騙銀七兩且又以同行爲名則騙銀三兩時道元輩目笑心商謂此乳臭子也欺其人而割其鬻易易耳于是驩和索謝各以數錢貢則今之辟擬僅擬于二錢八分而末有不惻然于入圈之大愚者也合列矜疑以候

憲裁。

再審得王八之改辟爲徒也。非欲以乳臭寬也。若以乳臭寬。則蜂目豺聲。生而具此不祥者。豈獨一人也。獨是二錢八分之得幾何。而十五歲後。皆其囚室紀年時。愚哉。今奉院駁後。復提入與諸盜對質。則忽而偕行。忽而均分。忽而群割。其播弄諸兇手。真如海母日蝦之隨流。而浮沉俱無面孔者也。切若虓虎。醖醖欲啖人。道元輩自當褰衣入鏊耳。若舉其羊驅而狙弄者。同伏虎躡。終有愚而投網。

之矜焉。此執燈同行者。猶願子以續命燈而不欲其遽爲焦火之蛾也。從輕改徙。所謂寧失出耳。今院駁凜凜。合炤原擬。以候酌詳。

三審得王八之與諸盜同行也。以十二兩五錢之均割而所餘者僅二錢八分。則轉惴當日同行情狀而啖以甘言。懼以凶刃。如八之哭訴公庭。殆實錄也。若據分銀一事。爲孺子罪。而謂宜與諸凶同科。則道元等幾同攫肉之虎。八僅類啖果之兒。可曰此嗟來之食也。而謂兒之穉與虎之暴等乎。則

道元等以攫肉論八以啖果論可也從輕改徒解網云耳王八而自今知悔乎鷹之化鳩不憎其日矣。

件天仇事

審得樂十與李子明等一案蓋莫須有也今讀該縣原招則謂胡良洪等之出海六人皆死若輩手而屈指伊黨如樂八等之纍纍斃獄亦六人矣惟十與子明猶未赴夜臺遊耳初閱此案竊爲髮指謂葬六命于洋魚之腹而付兩人于竿頭之懸當

耳。及再四參詳。終不能無疑于茲獄也。夫茲獄何
以疑。則問諸水濱不得者。乃問諸城門。而欲以黃
紙一貼。作鐵案耳。噫。此貼紙者。爲誰人耶。鬼耶。抑
附體訴狀者。鬼憑人而現耶。以爲人而白日之炤
炤。宜露其形。以爲鬼。而長夜之悠悠。或聞其聲。以
爲鬼。憑乎人。而從無形。依有形。從無聲。作有聲者。
必生前之音。語宛肖。而冤對之姓名。可揭。胡無形。
又無聲。而黃紙一貼。竟莫知握管而捉刀者。爲誰
氏也。今問十何以擬死。則以木桶字號。而索其字。

號則無矣。今問子明何以擬死。則以魚鮮等物之分受。而又云爲丈人所免矣。信如斯言。是黃紙幾成黑獄也。夫巨海茫茫。隔若遙天。內地而頓悉外洋之情。一可疑也。且正正公庭。皎如白日。露尾而忽作藏頭之計。二可疑也。況十與子明等。旣非漏言妻孥。又非首謀夥黨。而此若明若昧。忽隱忽現之人。何自屬垣有耳。嗟乎冤矣。從輕改杖。非曰失出。彼里察孫正等。旣云樂十捕魚爲活。並無過犯矣。又云子明居住本圖。織機爲生矣。人言信矣。若

黃紙一貼。近是鬼語耳。斥鬼語而証人言。則當日
宥之三。

一件出巡事

審得林洪之以辟擬。不過因買票一事。坐以蔡三
老羽翼耳。茲再四提質。實係舵工夫。無票則死于
海。嘗諸賊之手刃。而有票則又死于市。羅法官之
筆阱。吾懼洪之進退維谷也。今嗚嗚伏地。鬚髮蒼
然。况同舟諸人。半赴夜臺。獨洪奄奄白日耳。矜穴
之伶仃。無偶故園之逍遙。有限恐昔嘆日長。今嗟

晷短矣。若早爲解網。無葬園土。則亦還其能工之
真面目而已。改杖非縱。合候憲裁。

疑獄審語附

一件出巡事

審得樊春之坐辟繫獄。原云陳四卽樊春耳。今四自四春自春是亡猿延林說也。夫以四之身爲窩蔽而春且戀戀不去。有同飛鳥之依。則爲傭工而罹禍。不可盡曰無望之禍也。然以依草附木之虫。出而遽使入籠之鷹犬。且爲脫桎之虎兇。受禍春有抵死不服耳。今陳四胆落驚弓。則矯翮青雲者。恐未肯垂翼淺草。而爲春了此不結之帳也。欲出

之乎。既慮難連。欲入之乎。又慮魚殃。則問官從何着手。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陳四安得以春爲李。而俾代僵者無已時。則此囚亦翹足以待可耳。倘高飛者。未爲南枝之繫思。而囚首者。終爲北獄之未了。將令春坐以待斃乎。所當列之矜疑。仍嚴緝陳四。以結不斷之藤者也。

覆審得樊春之卽爲陳四也。此陳案也。而陳四之非卽樊春也。此新題也。夫忽合體。忽分身。春豈鵝籠之書生。與何足羈狎穴而善變。乃爾茲提質之。

際。惟。以。四。自。四。春。自。春。一。語。嗚。嗚。泣。訴。今。四。安。在。
手。夫。飛。鳥。翔。于。青。雲。而。使。爲。春。者。能。發。神。弓。而。下。
之。與。則。繫。籠。之。羽。可。奮。翮。矣。不。然。孽。繇。已。作。空。污。
良。善。彼。爲。四。者。或。惻。惻。于。代。僵。非。辜。而。忽。慨。焉。爲。
避。湯。入。火。之。人。乎。則。春。再。生。之。幸。也。然。未。可。必。也。
嗚。嗚。于。數。年。而。翻。弄。于。一。朝。憲。臺。一。駁。洞。若。朗。鏡。
則。春。亦。安。坐。而。聽。子。夜。之。啼。可。矣。

覆。審。得。樊。春。一。案。已。經。職。兩。審。矣。職。曰。無。失。入。前。
道。臺。曰。無。失。出。蓋。因。成。案。久。定。而。翻。其。反。而。者。不。

容遽換于一紙之狡口耳。今據周成孫龍口供亦云四自四春自春而試問當年捉獲時何畧不代自也。時懷疑不決。特請原卷查閱。謂使樊春屢呈內曾先伏此一語。猶辯竇耳。今遍查不得者。何緘口于十七年前。而張喙于十七年後也。况招內有云。拿獲陳四卽樊春。并省發兄陳三卽樊三。若四自四而春自春也。亦將陳三自陳三而樊三自樊三乎。恐分身愈多而現影日幻矣。樊春合昭原擬以聽憲裁。若云失出小過。好生大德。則姑置矜疑。

以聽明眼者之徐謬可也。

一件人命事

審得沈僧之死于張標也。以九月十二毆卽以十月初二死。以此揣摩死者曰。非天亡也。恐不止影類燭蛇。而出于疑似之悠悠也。止因伊母任氏堅不肯簡。故得逃于一抵耳。憲臺依律究報一批。蓋恐事冷後。又以需索未飽者。啓他日之新戈。而執法不作原情論也。今行縣簡驗。任氏仍守前說。豈真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故置亡兒之痛于隔膜乎。

臨其穴。惻惻其慄。想其開棺時。或卽以慟于者。自傷而懼。以匍匐墓年者。爲蒲柳之繼。填同穴也。若爲僧者。果有冤未償。而異日或啼于豕立乎。想不向仇而向母矣。擬杖非縱。無容再議。

一件殺妻事

審得袁氏者。錢唐子衿盧大任妻也。性孝謹。與大任樓居。乃下有毒翁一稚妻。名阿媚者。無乃性之妖也。亦如其名。而有不承盧。卽年少之恨乎。適氏邀夫妹相携登樓。爲博陸戲。嗣阿媚至。大任又至。

無恠又無避。且從旁點簪。不禁蝶亂蜂忙。狀氏解語。鸚鵡也。想冷眼覷破。無幾吮墨嚙血。走筆几上。其墨書有曰。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此心契愛深。世。世。事。君。子。其。血。書。有。曰。告。天。刺。心。血。療。治。夫。君。病。惡。小。暑。願。無。病。何。療。似。諷。似。刺。疑。吐。疑。吞。忽。一。夕。氏。將。就。寢。惟。大。任。據。坐。醢。酌。不。知。氏。三。寸。舌。相。侵。其。怨。毒。安。在。胡。遽。以。劍。刺。不。知。大。任。十。九。創。酷。加。其。痛。苦。孰。甚。胡。不。號。叫。而。呻。吟。不。知。某。婢。始。聞。聲。繼。趨。視。見。大。任。佯。醉。而。氏。慘。死。業。駭。呼。徹。樓。

下胡諸人至而阿媚不至非色作則意恐阿媚情
見大任辭窮矣姑免深究合照殺妻律擬絞

詳語附

一件學宮事

看得學宮乃聖靈憑聚之所也。夫入塔廟者。像宇欄
然。獨於多。集之泮宮。而募捨無人。竟不得擬輪
與於塔廟何也。豈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而故留此爲入門。誠可愧也。今該學諸生。概
然以葺理請。且請府貯贓銀充典作費。則以煥聖門
官牆。而俾采芹泮水者。頓起漢官威儀美。亦盛舉也。

彼○生○春○風○以○沐○時○雨○者○可○先○任○其○風○雨○不○蔽○乎○統○候○
批○允○施○行○

一件攻城事

看○得○昌○國○石○浦○唬○軍○應○改○練○營○殆○有○說○焉○蓋○此○唬○軍○
者○皆○泛○泛○如○水○中○木○耳○當○海○寇○入○犯○時○而○召○之○守○城○
則○曰○我○水○兵○也○非○吾○事○然○又○不○長○于○水○每○警○聞○風○鶴○
則○艤○舟○以○竄○問○其○使○船○如○使○馬○無○有○也○止○見○無○人○舟○
自○橫○耳○改○唬○爲○練○計○無○便○此○若○爵○谿○所○唬○軍○不○過○隸○
於○昌○營○時○供○偵○哨○耳○乃○亦○以○改○練○請○何○居○故○昌○國○石○

浦之應改則所謂莫不善于貢而爵谿之不必改則所謂莫善于助仍舊貫如之何

件題復事

看得廖同知鵬舉効力海上七載于茲乃未遷喬而降級有故焉其初降也以五年之敗則事由遊擊符震查震以七月初十日敗而本官以十二日自郡城往援其再降也又以六年之敗則事由遊擊周乃武沈雄飛查乃武等以六月初六日敗而本官以初八日自郡城往援夫震囑哨耳乃武雄飛等剛愎耳况

當兵摧船燼後。而城之荷擔而立者。盡搖搖也。幸本
官奮抵昌石。指畫戰守。病婦弱息。教之對壘。蹄馬抵
羊。馴之荷戈。俾兩城黔黎。不遊釜而帖席。皆本官力
也。夫倚若長城。驅若勞薪。擢不酬勲。猶拒素腕。乃今
并復級。斬之。則任事氣灰矣。所當邀恩。憲臺亟與題
復。亦以報前勲而鼓後効也。

一件原情事

看得慈谿生員姚胤升之革也。以府案見遺。輒與倖
續貂人情乎。獨奈何乘生童群譟時。而并爲同聲。夫

卞氏○以○被○刑○泣○和○氏○之○玉○耳○今○胤○升○所○抱○玉○耶○石○耶○
然○登○壇○而○拜○者○自○屬○袴○下○之○豪○而○其○始○固○未○嘗○不○人○
人○自○以○爲○得○大○將○也○胤○升○以○鬱○驕○爲○附○和○殆○爲○是○乎○
况○士○子○奮○翻○青○雲○方○以○早○別○泮○宮○爲○幸○乃○不○求○早○別○
而○求○重○遊○亦○足○懲○矣○既○非○首○唱○應○返○故○物○伏○乞○批○允○
施○行○

一件倉弊宜清事

看得○倉○糧○之○儲○原○以○贍○軍○所○謂○取○諸○共○官○中○而○用○之○
也○近○有○任○情○那○支○爲○它○人○作○嫁○衣○裳○者○矣○問○其○故○則○

刁弁爲之耗鼠而奸軍爲之蠹魚也。乃又有穿鼻吏書。薰麓其間。於是一帖下倉。則倉官僅如隨風之蓬。轉移惟任所之耳。然則何以永杜其端也。夫今日懲刁弁奸軍者。曰一紙之呈。請卽爲罪。彼吏書輩。其能以懸空一帖。翩翩下墜。而飛食如故乎。則請嚴爲申飭可也。

一件省役事

看得差役之虎而剋也。其飛食甚酷。况差復益差乎。以小民銖。累絲積之膏。所傾畀各役者。卽以完公家。

之○通○有○餘○矣○合○無○以○催○糧○一○事○。○崙○屬○海○倉○廳○完○則○該○廳○功○欠○則○該○廳○過○而○本○府○之○差○則○裁○惟○拱○手○卽○成○耳○。○况○糧○廳○自○有○職○掌○何○得○借○糧○爲○名○亦○故○尤○差○催○合○并○議○裁○以○甦○吾○民○一○而○已○矣○無○曰○二○吾○猶○不○足○也○伏○祈○申○飭○施○行○。

一件修倉事

看得厰倉之設。本以儲穀。若罅漏而水不貯。一勺之多。終與滿盂同盡耳。但修倉銀兩已扣解助邊。則鼠雀聚歌于室矣。此所儲者。不以供兩物之中飽不止。

惟前府貯庫官價猶堪備葺耳。若所葺果成。其又鼠雀易歌爲吊時當不獨湯沐成而蟣虱相吊也。伏乞批允遵行。

一件摯妻事

看得羅嘉會之摯妻往京也。閨中少婦已無悵臨岐而作牽衣之祝者。其視舊園楊柳直敝展棄耳。今事發後乃欲索之故里。是覓燕空梁也。且犯屬羅元等已奉明旨下部嚴鞫。想嘉會定不至止於誰屋耳。乃問諸無何有之鄉。以瓜蔓桑梓可乎。所當據實上

聞以候題請。

一件宏網事

看得各犯之羈身園囹也。歷四時皆湯火。而夏尤甚。昔秦時獄氣。積數十年。猶釀爲紅蟲。無乃火烈爲殃。得之夏氣居多。而以紅見乎。合無請命憲臺。除強盜人命外。餘皆酌量保候。一出犴穴。如遊山亭。謂避暑迎涼。無過於斯。則他年獄蟲不驚其紅。而園草漸羨其綠。可知也。伏乞批允施行。

署郡詳語

一件借稅事

看得借稅事。其請陳其始末。蓋當令兵往援昌關。強寇伺于外。饑兵噪于內。陳知府暫宿定海商稅。蓋亦續命之丹。而非若乞醯于鄰者。姑爲此掠美巧着也。迨商稅已借。而日延一日。竟欲定海爲焚券馮驩。恐異日借貸之門絕矣。其陸續補還。何說之辭。但目下庫藏如洗。故欲以他人避債之難題。爲我償債之遲局。然終望梅止渴說也。至該縣以無米之苦。具詳懇請止因前者海禁甚嚴耳。今禁者已開。商賈必源源

至債主之積稍溫。或念欠家有懸罄苦。而不至持券
噪門者情也。若司府三縣之欠。可遽付逝波。而聽其
久假不歸乎。此爲竇人子。彼亦非富家翁。未知此逋
何日結局。是不能無望于憲飭也。

一件缺兵事

看得缺兵銀一事。其不能無嘆。夫古之名將。有椎牛
享士。市租盡爲士費。而後奏凱。十感賜之一戰者。乃
區區缺兵銀。不充格外賞。而作庫中局。則激勸已微。
矣。況今茲所欠。又纍纍數萬計乎。雖缺兵貯庫。屢奉

憲批而每一持籌則如食客數千者其邑入不足供而反以太客減食爲幸是兵之缺轉爲欠銀郡邑所欣然慶爲解圍一着也夫先聖名言不曰凡事豫則立乎又不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乎今風鶴之儆猶頻而燕雀之偷難安則船之燬者宜葺器之鈍者宜修火藥之朽腐者宜更而新也乃問取給何所除商稅外止缺兵存耳補牢之需資于遺簪而府縣之頽脫唇焦負債不償者轉盼間又謬希乎焚券今憲批諄切合無據欠上聞以聽詳請若此項銀兩弗終付

楚弓之失。真今者續命膏也。

一件寧兵事

看得今寧兵資餉。如朝饔夕飧之不可離。而司有解。外郡有解。五縣又有解。然僅以府庫爲郵亭一宿耳。貧兒暴富。非不爲盈箱溢篋之戀。而其如主伯亞旅。嗷嗷待哺。何傾囊以給。則富日少。貧日多矣。明州兵餉。何以異是。庫中一席地。半疑饑饉之塵。而每一月餉到。僅供一月之給。若解或愆期。如呱呱懷中者。絕其乳哺。立可餓殺耳。今查本年閏月。共該糧九千。而

舊例原無開派將點金無術者能空拳應乎查崇禎四年曾奉布政司新例扣部象二縣餉銀解充邊餉則安能以簞食瓢飲爲貧家糊口充腸需者而徒掠美于水火之必與也乞憲臺批司免解可惠此一方民矣

一件解京事

看得解京弓箭一項誠兩浙巨創夫天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不聞從吳越出也至幽都筋角恒山檠幹談者每推爲弩最然皆稱北而不及南惟會稽竹矢

吳越金錫。頗擅美材于東南。顧以濡手脆質。而用之當鋒摧決。貫遐透堅。則楚材未可晉用也。今浙中弓箭屢解屢駁。非爲是乎。夫派而造。造而駁。駁而復派。民脂殫矣。然使改造後。卽轉無用爲有用。何容置喙。惟風土非宜。物料殊產。無神人以治神弩。而欲命中百步。忽轉換十指上。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據鄞縣所報。已于原額八百八十三兩外。加至七千四百五十兩有奇。夫繇一縣以槩他縣。派累不知幾何。况後此駁回者。尚未有底止耶。以有盡脂膏。填無窮溝壑。此

該縣所痛心慘目而難付噤聲也。解折色以免駁仁人之言。其利普哉。若謂弧矢之造。以威不庭。安用白鐵。往則解料進京一語。尤爲至便。夫價資遠郡。料採近地。燕地膚燥。骨梗其人。精悍良材。稱焉資以砥礪。遇無留堅。直唾手成耳。不則民髓日竭。匠技已窮。將若之何。射甲不入。卽斬弓人。雖以阿利殘忍之法行之。恐難使膠不解而筋無裂也。乞台臺酌採詳請。則可甦此一方民矣。

一件霽雨事

看得寧波沿海重地也。邇者軍興旁午。自兵餉軍儲。以及帶徵加派。俱屬急需。然良有司非能點石爲金。而笑笑小民。何不至鉅罍罄也。惟盼盼有秋之獲耳。今歲春夏之交。雨暘時若。畝青阡綠。不意甘霖忽變。霪雨也。夫迅雷無竟日之怒。而疾風暴雨亦不終朝止。未有連綿瀰漫累日盈郊。而風伯揚塵。電姥叩虛。雨師瀉囊。如今日浸淫情狀者。甚至井有蛙。不釣而浮。穴有蟻。不橋而升。豈彼黍離離能高如百尺木。而不與同折。非邀憲臺題恤。恐難起斯民。予如水方。

中。月。此。某。署。篆。無。狀。致。茲。災。異。而。不。敢。不。爲。元。元。請。命。也。

一件龍神事

看得龍神請封一事。頗疑其誕。然未盡誕也。夫龍神。物耳。間堯時洪水爲災。皆是物一怒之力。此雖裨官。無稽。恣其談天然。怒則爲千雷萬霆之繳遶。而喜則爲交首解角之嬉翔。其降殃降祥。固不可誣也。今定海民張清等。咸云白尾新龍。殃民傷稼。怒矣。此非忿怒于風。鬚雨。鬣之龍女。而思爲錢塘報無乃蛟門勑。

封成例具在靈物亦心艷焉而未免有我獨不侯之
怏怏乎乞憲臺早爲題請褒以榮封則鰲載三山深
知其重想亦喜而效順矣

一件告病事

看得黃經歷告病一事非無說也夫衛經歷一官原
崔羅可設之署雖過貪泉而欲酌者一經此署則夷
趾可作一轍觀非不欲酌無可酌也黃經歷之興嗟
署冷而慨然起尊鱸想殆此故乎况鯨鯢入犯其不
爲荆棘狐兔藪僅一間耳修我甍屋我將反雖先賢

尚汲汲一椽而欲使折腰末員頓置五斗米于度外
未可強以不情也。乞垂念貧官俸薪未給者。催縣給
之。衙宇未葺者。行縣葺之。則食飽居安之餘。歸去來
之辭可不賦矣。

一件爭篆事

看得兩經歷爭篆止問陞與不陞耳。夫使狄經歷一
陞。果有其事。何七月之報已至。而十二月之憑尚無。
則溫經歷之署躁矣。譬置餅于盤。羣兒共伺。有黠而
躁者。業攫之手。以入之口。而忽挾其美食。以轉授望。

望將去之兒曰此伊家物也恐得味知甘者難禁兒啼欲下此溫經歷今日苦情也其如狄經歷嗷嗷有詞而不肯自附于三讓彌高何或仍令溫經歷暫管或仍歸狄經歷而以憑到之日爲卸事之期則兩人自相忘不爭矣

一件建祠事

看得耿國昌等建祠一案甚盛舉也夫睢陽血戰廟食百世是三將者雖功非其倫然勝前凱歌敗則興尸男兒死耳無爲不義屈國昌等無愧斯言矣某謂

建立像祠當首國昌而昭消官楊之素王肇乾于側
至春秋祭則動支缺兵缺二兩此所費者纖纖耳
龐德之像一畫而囚首于禁望而愧死斯亦激揚勸
厲一大權也

一件保陞事

看得貴廳自蒞任以來其芳猷膾炙未易枚舉卽者
民周易等所陳特九牛一毛耳前撫臺欲題擢台守
某與紳衿子姓皆悵然失倚夫果隣燭之移光有時
亦他家幸耳居是邦也能無惓惓惜亮哉若以前者

降級疑則洋遊備倭二人實違約束以敗非貴廳過也。奈何以代僵之李稽冰蔭之棠。况今者寧郡非昔比也。庫如罄。倉若掃。卽代庖李官猶抱煎膏火。而他日身任其責者。尤難之難矣。萬姓之福一人之勞。何誕於新官而爲之焉。乞俯順輿情。容詳請三院而無使杖父老竹馬兒童。徒以望雲深望梅之慨可也。

一件懇襲事

看得邢守禮應襲與否。某不能無說。夫守禮以畏縮景示自取耳。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謝

女若在當代愧之矣。乃守禮父繼勲猶愛深舐犢以
次房襲職爲言。今據台溫叅將所復云部下船兵並
無損傷則罪止一斬耳。與犯刼盜一例。固風馬牛不
相及而臨陣退怯則有之。與所云部下失陷二十人
猶一间隔也。假令守禮有子猶思殛鯀與禹之義况
弟守智乎。夫趙奢之能而括敗也則守禮實有愧於
祖然周勝之之廢而亞夫用也則守智實無慚於兄
聞鼓聲而思將帥未可以後罪歿先勲也。乞憲臺爲
酌詳以聽部裁要不沒吾輩興滅繼絕之心足矣。

跋

予讀折獄新語妙解人願常恨磔
鼠獄詞漢人不傳以意揣之當多
作老吏語耳此則學人才子兩極
其致江左風華斷斷推映翁先生
爲第一頗憂毒悶之中時一展翫

便欲破涕啟顏耶許子伯善哭亦
變為陸士龍癡笑矣婁江後學朱
明鎬昭芭甫跋